

目 录

序 青春永驻的心灵 / 3

自序 加点水 / 6

第一部分 如果弗洛伊德是费莉丝？ / 11

—— 西方世界的水门事件版

前言：费莉丝·弗洛伊德的诞生

如果弗洛伊德是费莉丝？

第二部分 世界上最强壮的女人 / 71

前言：肌肉政治学

世界上最强壮的女人

第三部分 性、谎言和广告 / 111

前言：掌舵十六年

性、谎言和广告

第四部分 财富的阳刚气 / 169

前言：一个阶级的问题

财富的阳刚气

第五部分 重新评估经济学 / 203

后记

第六部分 行动六十 / 259

序

青春永驻的心灵

在妇运圈及知识圈，对 70 年代在美国创办女性主义杂志《女性》(Ms.) 的妇运老将葛罗莉亚·斯坦能 (Gloria Steinem) 不会陌生。她的《内在革命》(Revolution from Within) 一书曾畅销一时，还成为电视读书节目的话题，对日渐高涨的妇运也形成助力。现在吕政达先生又翻译出更新的著作《行动超越语言》(Moving Beyond Words) 为喜爱她的读者们带来了佳音。因为这些读者非常渴望汲取她永不衰竭的为人生、为妇女而战的精神。

在葛罗莉亚·斯坦能的新书《行动超越语言》里面仍流露出

斯坦能一贯的精辟的剖析笔法，既有资深记者报道事件深入浅出通俗易懂的优点，又有资深女性主义者对世界精辟的看法，让读者们阅读每一章后，对她所谈的诸种问题：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编辑发行杂志所面临的广告的性别歧视、豪门妇女们的财富幻景、家务劳动是一种看不见的经济学等，都会有丰厚的收获。尤其结尾一章以“行动六十”来自勉，展开了老年女性自由奋斗的新生命，更让读者们理解斯坦能的一颗青春永驻的心灵，横扫对妇女年华老去的传统悲哀。

由于女性主义的基本思想与行动是反抗父权体制，其中有一项辩论是妇运能不能以推翻父权来实现理想，赞成者会形成一般人所谓的“大女子主义”，反对者认为这样妇女不但没有扳倒父权反而自身陷入父权权力的模式里，使得妇运革命的平等理想难以实现。然而斯坦能在《行动超越语言》的第一章，即以颠倒性别的策略，假拟一位母权社会的心理分析大师费莉丝·弗洛伊德，以她所设定的性别差异的心理观点：凡男性的种种行为心理，包括男性生殖器皆为劣等，凡女性种种行为心理皆为不可改变的优等及真理，非常有趣地揭示了影响 20 世纪心理分析学派大师弗洛伊德的女性心理分析的种种偏见。也许在女权与父权斗争的过程中，颠倒的策略最能突出父权真理的虚假，在重建平等人类的社会中，因此可废除任何大师的真理的绝对性，反而有将颠倒作为一种策略使用的好处。

在此书第二章“世界上最强壮的女人”斯坦能报道 1983 年在美国拉斯维加斯女性健美比赛中，肌肉发达直追男性的贝芙·弗兰西斯如何挑战男女身体概念的情况。贝芙未能得到裁判公平的对待反而引起大家争论——“女人的身体应该如此吗？”由于贝芙参加女性健美比赛前已经拥有冠军运动员生涯，她的

问更有意思 她问道：“如果公豹、母豹、公狮、母狮和公马、母马都以同样的方式发展肌肉，为什么男人和女人就不能这样呢？”不幸的是，这位世界最强壮的女人，由于其肌肉发展直追男性，不但得不到阿诺德·施瓦辛格的名利，而且她为了赢得以后的比赛曾努力女性化自己的身体，但费尽心思也只得到亚军。由此完全可以看出社会对男女有别的双重标准，以及父权社会上是如何控制女人的身体发展。目前社会充斥着瘦身美容的广告，连当了母亲的女人也不能幸免，想要让女人的身体美多元化，女人能拥有身体的自主权，仍是一条持续不断的妇运革命之路。

此书接下来的几章，斯坦能都以自己的妇运亲身经历来重新审定国家的经济计量和决策的偏差，也纠正了美国妇运在经济等方面认识不足的缺点，比起她的《内在革命》更有改革社会的力道。再加上吕政达先生通畅的译笔，引书所提供社会妇女的激励只会有增无减。最后大家想想看，斯坦能女士在迈入60岁的时刻 所计划的人生仍是“行动六十”这种老当益壮的雄心，毫无虚荣自满，更没有一般老年女性退休的心态，的确令人佩服。由于她真诚投入妇运，能看清楚女人的外在及内在，为自己培育了自由的心灵，才能拥有一颗青春永驻的心，表现出永远不老的力量。

李元贞

自序

加点水

我曾希望这是本简单的书 自从花长时间写完上一本《内在革命》(*Revolution from Within*) 后 我以为这将只是旧有文章的结集，只要再写写简短的介绍，改写一两篇即可，这是佛斯特 E. M. Forster 所说的“偶兴之作的杂集”和我同时代的人则将此说成是“炒冷饭”。

然而一年多后 本书六个部分里有三个部分首次问世 另外加进新的想法和例子。结果，这六个部分都各自变成像是本浓缩的书，多数拥有自己的前言。由于并无旧例可沿用，我自己这样解释：如果你在每个部分加点水进去，都会变成一本书。

让我告诉你 每个部分如何拥有自己的生命：“行动六十”原来只想写成一篇简短的介绍，现在则是本书的最后一个部分，回想起来，它是逼我脱离计划的罪人，不仅它长度够长，独立到拒绝引介任何事物——也许除了引介未来吧，也引诱我在自觉已完成后，回头重来。结集成册的乐趣是看着从前的心境彼此纠缠 结合成不同的意思 然而 我却发现新的心境拒绝安坐 坚持要将每件事物往前推一点。虽然某些冲动来自我花在女性主义运动的许多年头，而非写作，这些年头确实为我留下许多未写的题材，内容则是关于年纪越大变得越激进的实例。

虽然我曾将弗洛伊德的著作当作世俗的圣经，就像无神论者为了让一群基本教义派的听众留下深刻印象，因而引用他根本不相信的圣经句子，我的新心境坚持要把弗洛伊德的作品当作一般的文章 好像在街头发现这些文章 带着各种见解、想法、心智或价值来阅读。把他从伟人的行列请下来，揭发真相，结果既有趣也骇人。

当我初次访问世界上最强壮的女性贝芙·弗兰西斯 (Bev Francis)时 我视健身为个人行为 而贝芙则是异数 但这个新的心境却注意到肌肉的政治学，以及我自己过去从未准备好要检视的个人历史。

初次写“性、谎言和广告”时 在媒体的分类里 我的想法像是名孤立的异议分子，但后来我开始注意到那个体系里的人和利益也同样身陷其中，让我悟出改变体系的原因和方法。

当我初次触及美国豪门世家里的女性时，我发现财富普遍男性化 另一端则是贫穷的女性化——如果不彼此攻击 这两个问题都无法得到解决。虽然这仍是事实，但我现在的心境已较无法容忍抽象理论，我开始想象，如果未接受过淑女训练的女性

的力量，能够和掌握上流阶层资源的女性分享，将会如何。

与其照原计划 扩充改写一篇女性经济发展组织的报告 我注意到看过那篇报告目录的读者 看到“经济”就像吃了安眠药，而“经济发展”这个字眼 也让人提不起兴趣 就像把兴趣都存到发电厂水坝里了。于是，我运用自己作为经济学受害者的经验，尝试破除经济学的迷信，用较多热诚、较少敬畏的方式处理这个题目。现在“重新评估经济学”已是主流大事，新的女性发展组织则是后话。

然而 直到八个月后 当我被弗洛伊德成堆的旧作和该学派新发表的文章，开始研究而非仅是接受他的个人历史的新时代研究者写的书，以及研究弗洛伊德工作的影响，而非他的迷信的学者的电话名单包围时，我才明白已经“逸”出原先的计划了。学习越多 我就越惊讶、害怕、沉迷于某些线索 和同样事件的不同观点。身为虚构的费莉丝·弗洛伊德 Phylis Freud 的作传人，我不得不为舍弃“诱惑论”而辩解——也就是 弗洛伊德将儿童遭到性虐待的理论，改变成儿童性虐待幻想的理论，也是这时我才明了，乔纳森·斯威特 Jonathan Swift 写《庄重的提案》(A Modest Proposal) 时，内心必定感觉夹杂着愤怒的趣味。这促使我重新阅读这篇要人命的讽刺文，这篇警告般的文章建议吃爱尔兰婴儿可以解决许多问题，如饥饿和减少犯罪人口；也帮助男人在太太怀孕时继续喜欢她们，因为她们就像怀孕的母马、母牛和母猪一样有价值，男人为了害怕太太会流产，也不能再殴打或踢老婆（当时这是司空见惯的）。阅读这篇文章，横跨史威特的18世纪到现代，感觉更不能用“时代产物”这种话原谅弗洛伊德，记住，史威特写这篇文章是在弗洛伊德出生前一个世纪。

当我注意到费莉丝·弗洛伊德已变成这本书最长的章节后，

我终于能放松下来，其余的部分会变成什么样子也没关系，我将这部分放在书前，希望也能对你产生同样的作用。我不知道是否愤怒能取代需要成为发明之母，但我诚挚推荐这一部分。写完时，我心中的疲惫和愉悦，就像是贝芙·弗兰西斯刚做完健身练习。

当然，过程仍未结束。写一本书有如试着停止河流，我仍会担心在最后一部分的标题冠上“六十”，也许会对年轻读者产生我曾经有过的效应。以他们的年纪，我那个时代会把超过 60 岁或 40 岁的当作另一种生物——结果却无法健全地规划生命。但我希望这篇文章能帮助读者看到日后漫长而富冒险性的生命（不要太在乎早年的成功、失败或‘安定下来’的建议，后来变成我们从来无法做到安定下来），并能把老人视为可能的朋友和同事。我要感谢两位 20 多岁的朋友 Amelia Rards 和 Rebecca Walker，她们心中存着这个目标，来当我的测试读者。最重要的，我希望这篇文章能对我亲爱的同龄伙伴有帮助，我也寄予信心。如果我们这一代能从 50 年代活过来，我们就能无坚不摧。

这六个独立的部分有何共通处，你或许会是比我更好的裁判，回想起来，我认为它环绕着一个熟悉的题材，从不同的角度审视这个题目；另一个共享的意象，也许是开启另一种观点吧，我们已习惯于通过男性的观点，看待大部分的事物，而补救的观点（对女人而言，就是好像女人当家那样来看世界，对男人而言，就好像他们是女人），能够带来全新的视野。这也许无法完全改变已经摆在我们眼前的事物，但能够增加新的深度，以及感到一种破茧而出的感觉，就像是细胞或新芽，准备成长。正如乔安娜·露丝 Joanna Russ 提醒我们的：“即使只是想看到破茧而出，你也必须身处其中，或是通过激进的重新省视的行动，让你自己身

在其中。”书里所有的部分或章节 都有着这篇文章的结构 这种有弹性但仍独特的文章形式，会让作者从个人经验开始，写到较大的观点。最后，我希望这些文章平易亲切，因为我年纪越大，我对那种让人敬而远之的文章就越没有信心。

这些未曾被期待的事件将如何持续，将由你们来操作。对我而言，它们是为未来所做的准备，因为我以这本书开辟了一个新的时代。我急不可耐地想要看到结果。

葛罗莉亚·斯坦能

第一部分

如果弗洛伊德是费莉丝？

—— 西方世界的水门事件版

前 言

费莉丝·弗洛伊德的诞生

进步不是其他 ,只是一次嘲笑教条的胜利。

本杰明·狄。凯塞勒斯 (Benjamin De Casseres)

和我们一样，费莉丝·弗洛伊德 Phylis Freud 生下时也有双亲。我是她的母亲，她是我在 70 年代演绎席上的即兴创作，最后还发展成为一篇“如果男人有月经”(If Men Could Menstruate) 的论文。这篇论文叙述当时我刚学到的一个心得：强势团体拥有的事物，无论实质是什么，都会被认为是好的；而相对的弱势

团体拥有的事物，无论实质多么美好，都会被贬为次级品。因此，当月经这个连懂得自重、对自己身体感到骄傲的女性都常会为之感到羞耻的东西，变成男人的专利时，月经也会突然变得相当伟大。

设想下面的情况：

如果男人有月经，将会有仪式，标明这个令人称羡的、迈进男子汉阶段的象征。

男人将夸耀他们的月经有多长，流出多么地多。

“国立经痛机构”将花费数百万元来研究这个定期来临的生理不适。

处理月经的卫生设备将由联邦政府拨款，而且免费供应。

每个月“那个时间”来临时，男人声称他们因而拥有更强的性能力、更好的智力，甚至体能也增进了。

每当月经周期开始的那些敏感的日子里，公司聘请的顾问们也将因直觉能力增强，要求得两倍的报酬。还有……

嗯，这个看法你了解了。你也可自己试试这个“颠倒”的即兴创作，也能来见见费莉丝的母亲，她仍然离我们不远——同时，你也将发现，费莉丝也和其他的女儿们一样，盗用了一些她母亲的见解。

费莉丝的父亲，美国心理协会（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就显得比较疏远，也较难以解释，父亲通常都是这个样子。1981年我初次和美国精神医师协会（简称APA）成员会面时，这个大多数为白人的组织共有4.4万个会员，其中89%是男性；因此，很难想象这样一个团体，和一个女性主义者对男人月经的幻想，能有什么关系。弗洛伊德也向他的同行警告过：“我们绝不能容许自己受到女性主义者的导引，她们总急着强求

我们相信两性的地位和价值是完全平等的。”

事实上，这个非法的会议所以会召开，只因为 APA 内部有个“平权精神医师”的小团体。这个小团体是由 APA 的女性会员创设的，她们要我非正式地（非常不正式地）在 APA 的会议上讲话。她们需要一个外面的运动者，推动让 APA 的年度会议务必要确认“平权修正案”（**Equal Rights Amendment**）自从 1974 年起，APA 就已投票承认这条协会章程修正案，现在只不过是让它名副其实。这个组织良好的“颠覆”团体由珍·辛诺达·波伦（**Jean Shinoda Bolen**）和亚历山德拉·西蒙斯（**Alexandra Symons**）共同领导，当时她们已向外界寄出研究报告，指出“平等”对女性的心理健康是必须的（最早，她们也是使用这份报告当做胡萝卜，说服 APA 的董事会承认平权修正案）。她们也出版报告书，列出舍弃传统团体精神治疗和其他较不那么弗洛伊德式的治疗法的女性数字，附上如果 APA 不确认平权修正案，就不参加年度会议的心理医师签名的请愿书（她们希望这种种经济的因素，能说服其他 APA 成员站出来，告诉世界心理医学界已经改变了）。

这些策略果然奏效，大约有 1500 名心理医师暂时抛开既定的行程，涌进饭店的会议厅，参加我们这个非正式的集会。我尽可能的解释，脱离弗洛伊德的传统，将证明是对女性的莫大支持——不只是“平等”而是行动本身。事实上，前来参加的心理医师，大多数都是女性和想要转行的男性，他们的踊跃发言，让演讲后的讨论变成一场精彩而有组织的会议。他们同样都感受到，他们受训练的内容和病人的需要间存在着差距，他们也见识到“性别政治”造成了多么严重的痛苦。第二天，这个多元而充满希望的团体混进其他的会议里，APA 的董事确曾投票支持我

们提出的提案。

当然，过程中还是免不了发生争议，当珍·辛诺达·波伦和我提议在下次全国会议——上次在路易斯安那州的会议也提出过，而且并未确认平权修正案——时印出执业者的名单，让病人知道他们的心理医师是否支持平权修正案，而多一个选择的机会。这看来似乎是个重视消费者权益的建议，其实是在颠覆我们习以为常的、病人（绝大多数是女性）和心理医师（绝大多数是男性）间的权力关系——只因为它提醒了一个人们经常忘记的事实，其实病人才是老板——而这竟变成在我们备受争议的一生里，最有争议的话题之一。虽然如此，改变的风潮也从其他心理健康行业席卷而来，APA也加入美国心理协会、国家社会工作者学会和居大多数的其他心理健康行业的协会，一起支持平权修正案。

不幸的是，当APA的董事们离开旧金山的会场，返回家乡后，珍称为“清晨后症状”的现象就出现了。他们受到没有参加会议的同行的强烈质疑，还须承受要他们翻案的巨大压力——而他们也真的翻案了。下一次在新奥尔良召开的会议，仍然未曾确认平权修正案。

然而，至少有一些心理医师愿意用行动支持“平权”还是能够燃起我的希望。例如，在会议外精神抖擞且洋溢着幽默气氛的抗议里，有几位穿着斜纹软呢夹克的高贵男士，举着的牌子上写着“警告：精神医师对平权修正案的观点，可能危害你的心理健康”、“APA对平权修正案的立场，让人沮丧”甚至“APA对平权修正案得了精神分裂症（APA Is Schizoid About ERA）”那个浪漫的时刻里，他们必定感知到一些新的事物。

APA筹备1983年的会议时，已经错过确认批准平权修正案

的最后期限，九年来妇女同胞遍及全国的辛勤努力，势必还要再重来一遍。不知是否感到内疚或只是想向我伸出象征和平的橄榄枝，APA邀我演讲，这次可是列入正式的会议日程表里。然而，当 APA 的“妇女会议”邀请我演讲时，这个题目却不可能引起什么争议，因为主办单位试图藉这场演讲，让 APA 批准，针对利用职权和隐私对病人性骚扰的心理医师人数，向会员做调查。这种行为不仅违反了行业道德，也涉及乱伦，因为从心理分析的定义来看，心理分析师扮演的正是父母亲的角色。虽然负责这项调查的纳奈特·葛翠尔（Nanette Gartrell）博士和其他成员要承担风险，但我看得出来，即使我以一个外来者的身份做这场演讲，也不会是个容易的差事。

可想而知，我将度过一些焦虑的日子。显然，我需要所有能够找得到的研究资料，再加上极少数几位有勇气公开她们经验的妇女的报告——以及其他任何我想得到的沟通策略。即使这些心理医师们愿意倾听一个外来者的谈话，我究竟应该说些什么，好让他们通过女病人的眼睛看这个世界，许多女病人都曾表示有多重的无力感：她们的性别，她们身为病人的角色，她们在咨询过程里诱发出来的深层自我，以及最早让她们寻求协助的困扰等，都是无力感的原由。这些大男人们如何能够躺在他们的躺椅上，穿着较小号的女人的鞋子走路呢？

也是在这时，我才明白，70年代那个关于男人月经的幻想，仍在1981年我与APA周旋的经验里继续酝酿。因为突然间，费莉丝·弗洛伊德医师——带着维也纳腔调，烟不离手，衣服剪裁得体——这位全新的人物，就像从智慧女神雅典娜的头里蹦出来那样。

我随即注意到，她坚定的模样像极了撒切尔夫人，但她穿着杰

尔楚德·斯泰恩 (Gertrude Stein) 那种并非流行款式的长衬衫和披肩。同时，费莉丝面对一群男性的心理医师，一点不会紧张，相反就如同诺曼·梅勒 (Norman Mailer) 参加“女性文学午餐会”、戴伦·托马斯 (Dylan Thomas) 面对一群来自威尔斯利的女孩听众、摇滚歌星麦克·杰格 (Mick Jagger) 俯看他的歌迷或是像克莱恩斯·汤玛斯 (Clarence Thomas) 指挥他的部属那样，她显得相当有信心，深信她对这群男性听众讲话，将是一份光荣。

很显然，这样一位女性的存在，将能帮助既权威又尊严的 APA 成员想象一下，如果处在下列的情境里，他们将作何感想：

- 如果 APA 的会员里，89%是女性，而病人里有五分之三是男性。
- 女心理医师和心理分析师深受这位女弗洛伊德学说的熏陶，这位创立心理分析派的天才证实男人没有子宫，使他们生理结构上就较劣等，也非常容易嫉妒。
- 胆敢起而抗议的男人，就会被怀疑和诊断为具有“子宫钦羨”(womb envy) 的病态心理 因而 这也变成一套封闭循环的信仰体系。
- 弗洛伊德的学说，将会被用来作为解释男人在女权社会里地位较低的半科学理论——这不仅在心理医学这个行业里适用，连整个文化也会如法炮制。

但在 APA 的会议里，我的时间只够简略地介绍一下这位费莉丝·弗洛伊德博士 而且示范了几个“颠倒”的情境 作为演讲的开场白。虽然只是这样，效果却是显而易见的，费莉丝打破沉寂 为让听众更加集中注意 活跃一下气氛 而且我想 也制造一